

詩酒畫扇少年遊

魏 道 遠

讀「李慈銘及其越縵堂日記」懷宋訓倫

民國七十年暮秋來到北美，住了一個多月是雪的季节。生長南邦終歲不見雪，三十九年初追隨中國銀行徐董事長柏園、陳總經理庸孫（長桐）自香港播遷臺灣寶島，三十又二年一直也沒有看過雪，因此特地作北美之遊；藉以賞雪、看雪、吟雪、玩雪、踏雪、削雪，甚或老尚猶孩偕同小孫和他們小同學在門前作拋雪球堆雪人之戲。

達一萬五六千言，敬枕燈前一口氣讀完，愛不釋手，嘗同五香橄欖的美味同甘。

二十二年初夏，自故鄉福州搭南興輪船往上海，在浙江臨海附近海洋，濁浪排空，怒濤洶湧，不及二、三小時該輪觸礁沉沒，逃命小漁舟上又被海盜擄去，幾死者數，嗣以鉅金贖回，未葬身魚腹實叨天之幸。二十三年春否極泰來，偶爾機遇考進中國銀行，此後在上海總行、香港分行、福建龍巖分行、廣東興寧、大埔各支行，三十九年春供職於臺北市總管理處至六十六年十月退休，計為我行服務垂四十又四年之久。

伊利諾州「Champaign-Urbana」香檳與炯百娜二小城相連，自從十二月十六日下了一場大雪，此後五日一小雪十日一大雪，歲暮天寒冰天雪地，但見鵝毛飛舞蝶粉飄揚，通衢大道曠野平原，鋪盡皚皚白雪，粧成銀世界，曾作數度郊遊賞雪，大約有七十餘天坐困雪中，兒子媳婦上班孫上學，只餘一我寂居斗室，倍感寂寞無聊，雪越下越多，門前屋後深將一、二尺，風雪交加嚴寒砭肌膚，心理上漸漸發生反感，頗有見雪即怕之慨。幸而兒媳供職於伊州學府遠東圖書館帶同許多書報雜誌，得以閱讀排悶。一日偶爾翻閱中外雜誌七十年八月號第三十卷第二期總一七四號，看到「李慈銘及其越縵堂日記」好像明星的光彩閃爍我眼簾，是作者「宋訓倫」三字，再看到李慈銘遺像下端，有一跋一詞，暢流生動的文筆，麗都清秀的書法，恍同晤對故人。茲篇長

猶憶得二十四年春，宋子文接長中行董事長，創辦儲蓄部。訓倫兄似是在中大畢業後，供職儲蓄部派在文書科會同張炎伯（琰）署理文書部門工作，我派在會計科會同陸驥程鈞稽會計事宜，有一段時期同事之誼。

抗戰初期，劉攻芸（駟業）接長財政部，發行建國節約儲蓄券，宋兄奉派香港推銷儲券，吸收存款，充裕國庫接濟儲蓄，為國為行，厥功甚偉。共事時間雖不長久，但對於其書法早已欽仰。自慚翦陋，既不能文，復不知詩，更不諳書畫，但是有一嗜癖，而附庸風雅。是時在上海購得杭州檀香木製的摺扇一把，扇面有素箋和噴金的

各四格，極為精美。恭求四名家法繪，有季守正的梅花、季康的人物、顧若女士的山水、侯嘩華（湘）的花鳥，具皆一流的名畫家。嘩華兄江蘇無錫人，為丁福保之高足，所作桃花一樹，上有黃鸝二隻，神態逼真、栩栩如生。書法四名家有晚香居士、何爽的行書，吳惠林、宋訓倫的楷書。宋兄為我所作的正楷寫了一詞，中有「珍珠小字瘦如人」一語，署名是玉狸二字，諒為當時筆名。其身材瘦小，眉目清麗而氣質高雅風度翩翩，一望而知是一個風流才子，寫得書法都麗秀氣一似其人，這一把摺扇已珍藏五十年矣。

李慈銘是貫通經史大學問家，越縵堂日記以雄健筆調敘述出來，諸如與文友在錢塘江舟中夜飲達旦時，有望海潮一閱，在賣唱男妓莊秋家裏飲酒作樂時，有一首念奴嬌詞，語意清新，香艷生動，又如雨夜有懷七律四首，淒怨欲絕，如此好詩詞使人百讀不厭。宋兄每一段敘事都異常簡潔扼要，每一段評語更為中肯貫徹。在李慈銘狎玩男妓中有一段敘述「何況這些相公大抵綺年玉貌，輕擲淺笑，令人心醉神迷，再加軟語纏綿，清歌婉轉，雖尋常女子有所不及。惟以區別，祇是眞個銷魂之際，換了個部位而已。」字裏行間，珠璣錦繡獨創新奇之語，不流俚俗之格，雖誦

（88）

至再，彌增欽佩。

北伐、抗戰、戡亂數千里顛沛流離，羈栖臺灣寶島三十又二載，年來經濟繁榮，生活安定。

老去年華時而參加各詩社作折枝聯吟，頻行前一月有「千言放歌」之局，列入「千歌」第三唱，我有一聯：「曾遭千劫身猶健，忽聽歌聲意更懷。」「千」以對「歌」皆屬平音只好嵌在第三字頗不易結構，而俚詞拙句不料獲選幾遍。日月眺

丸歲華翻紙，糊裏糊塗，區區之我年逾七秩，憶及故人潤別將五十載，當亦在古稀之齡。茲遊北美，得獲拜讀大著如聆教益，掩卷餘味，不覺飄飄然神馳左右。宋兄早年爲我作書扇面，有「珍珠小字瘦如人」一語，即以此意，勉成七律一首，愧說是見贖，只好略表心意而已。

憶曾承教聚春申，鯤島香江帳客塵。
淡泊不爲名利誘，飄零但與酒詩親。

雖臻暮齒身猶健，屢讀雄文句更新。
撫扇猶懷無限意，珍珠小字瘦如人。
民國三十五年宋兄重遊西湖，填出一闋悼琴悲玉的龍吟曲，悽愴情懷活躍紙上，是千鈞百鍊無懈可擊的妙詞，自稱爲班門弄斧，未免過於忝謙。

我的詩詞淺薄俚俗，不但是班門弄斧之作，只好說走走班門去撿撿螺絲釘而已。

讀「浩然集」話戴笠將軍

褚問鵬

承喬家才先生賜予精心撰寫的「浩然集」以來，詳細拜讀。中心感佩，非言語所能形容。

戴笠將軍字雨農，他的一生，可說是精忠貫日月，但若不是喬先生作有系統的介紹，則國人對他的印象，祇是零星和片段的。自從在「中外雜誌」上接連拜讀了喬先生的所記，讀者們對於戴先生始有完整的了解。就是筆者，雖曾居軍中文職多年。對戴笠先生初不了，因爲本人既未參加過特工，更不曾與戴笠先生有一面之緣。雖在抗戰時，去過重慶曾家岩的戴公館多次。那是桂永清將軍要我去的。桂將軍與戴將軍，交情素篤，每次從前方回渝，總是住在戴家。

那時「軍委會戰幹團」結訓女生，凡學習情報工作的，大多數交由軍統局分發，筆者曾隨桂永清將軍在戰幹團任教，所以有許多事需要和桂將軍商量。

桂將軍從樓上下來以後。原在戴公館客廳中的人，就全數不見了。保密第一啊！我祇在桂將軍未下樓時，看見有人在客廳打電話；「這個事體啦！」一口浙江官話。我想避也無處避。誰知桂將軍一到，他們倒避開我了。桂將軍爲人豪爽，對我極信任，不過除開有關女生的事以外，我們也語不及他。更不會提戴先生的面。我和我的同事們，更無人知道戴先生的面目是什麼樣子的。有人說他常常化裝，雜在一些達官顯要中，偵察這些人的言行。所以更增加

這位情報首腦的神秘性。

直至民國三十五年，我從廣州因公到南京，偶去靈谷寺，才第一次看到戴先生的遺容。他的面貌沒有特徵，很普通，但他爲國家做的事，却是轟轟烈烈，他的生平事蹟，得喬先生爲之表揚，而名益彰，功益顯。戴先生得此知音可以無憾！我人何幸而能從喬先生的「浩然集」中，得知戴先生之所以不朽者何在！

他年修史者，必秉「浩然集」以爲張本。戴笠先生固可含笑於九泉，而國家的信史，亦必因此更爲充實，光昭日月。維護中華文化，表揚無名英雄的愛國事跡，喬家才先生與有力焉。而各位同志的英名亦將因此同垂千古，這是一定的。